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五十四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十六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三御筆批答附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乞待罪劄子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奏知令折彦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劉錡申王瓊王淵等二十九日於竹寧下寨探報有金人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

平城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敵知宣撫制置兩司在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過遼州之師令解潛既能禦敵重兵則輕兵必為王璞所破乘勝逐北別無阻抑決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敵勢數日間決見次第臣愚竊謂金人若潛伏山谷時我師之出據扼險阻以斷糧道且絶援兵則深為可憂今先來迎敵乃我之利又得湖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強弩大箭射之定須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決有

成功之理臣蒙委寄之重慮有疎虞日夕皇恐仰憑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筆見有圖一面日逐稽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於邑

甲射占地利下寨相度敵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勾當公事董元凱劉子稱北關守把使臣除彭彥一寨為賊攻破外其餘王孝忠鄒處節陳思恭等寨依舊據險固守敵馬見在南北關內盤泊為北關殺千餘人解潛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契勘金人包藏禍心非特堅圍太原又欲乘此秋涼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齪軍馬已有隄備則敵馬猖獗埶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輙潰今解潛种師弓等與賊血

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為可嘉臣除已約束解潛驅逐敵馬不管别致踈虞相度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傷中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謹具奏知

御筆立功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來不次遷擢

乞待罪劄子

臣以非材誤被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効近
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任大責重懼不克堪
累具辭免不蒙俞允黽勉就職自出師以來夙夜震恐
不遑寧處究心竭力期解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奬之
意而制置副使解潛與敵相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兵
卒潰散致誤國事皆緣臣節制不明方略無取有此踈
失罪何所逃伏望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
不敢擅行交割見供職待罪無任皇懼戰越之至取進

止

御筆

所乞不允仍止再請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鞈諮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手下人護同繳進令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鞈所遣兩項人馬汾州兵所有威勝軍一路人馬及臣節次遣去兵未有統屬權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

辨所乞與范世雄進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

一路人馬破敵解圍伏望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

急出自睿意不愛官爵使人奮不顧死上以寬陛下北

顧之憂下以應援諸路之師一時之急如世雄材略兩

作帥臣熟於兵事付以節制必能成功伏乞速賜降旨

施行取進止

御筆

范世雄甚當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一面作奉

聖旨與令先供職不可緩　衲襖已發一萬領續見

催發去次　湖南人已指揮訖朕數日煩惱不可言

太原事思之苦痛苦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日

辰時敵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去處

彥質見於威勝收集散亡竭力控扼又據隆德董有林

申探到初四日辰時以來金人衝撞透中軍解制置隨

時上馬引帶使臣東北上去臣契勘解潛於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竭力但兵卒尚襲舊態遇敵輒潰致將佐等不能自立雖嚴加約束未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不明所致除已别具劄子待罪外見令折彦質等根尋解潛見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扼敵馬及令威勝澤潞嚴為守備於瑯車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

解潛等用命事卒不能枝梧可與放罪出來收集人兵控扼敵馬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勘自懷至澤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於軍前皆繫遥制然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禦敵保輔帝都正宜撫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州則無險可扼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乞只置司於懷州令

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候得南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筆

依奏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令折彦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

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寛天慮取進止

御筆

䘏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内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敵屢勝鋭不可當功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鋭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愼重庶寛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奏知掩襲南北關敵馬劄子

臣契勘敵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猖獗深入必為王淵等處牽制竊慮敵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遂急劄下折彥質令陳迪權充統制郭浩充副統制令募人前去探得如可以乘機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

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范世雄速令前

去與解潛措置南北關捍禦牽制遼汾界敵馬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早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如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令此統兵前去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為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筆

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卿訖但切持重捍其
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庶分
敵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再三
誡諸將切不可輕進圖萬全可也

奏知令劉鞈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臣得劉鞈申狀諜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
解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亦乞駐軍候解潛
整齪並進鞈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榆次側近下定硬寨

分遣竒兵擣敵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若探得觧潜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拨寨趨太原臣契勘今觧潜軍潰竄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及敵馬潰觧潜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進臣已劄下劉鞈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可進即進及十分過作隄防照護糧道不管别無疎失去訖所有劉鞈申狀謄目同繳進

謹具奏知

御筆

切不可督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在

此切留意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勘會解潛統領人馬於南北關遇敵見陣相拒所有獲級并傷中陣歿之人臣已指揮解潛具姓名保明申宣撫司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逢張達首先入賊陣歿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解潛具事狀

供申及差人徧於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家屬去處申本司切待優加存卹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本家恩澤以為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

當與贈節度使其餘優與恩澤疾速保明

繳進折彥質等諮目劄子

臣得折彥質諮目解潛已到龍德秤師弓等將佐及招

集人兵漸見次第見行整齪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北路兵馬前去軍當復振兼得張灝諮目折可求進兵已至丈水縣亦有敵馬前來捍禦見占穩措置今同繳謹具奏知

御筆

可劄下諸將捉到活人子細問敵情以謀勝之日俟

嘉音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潛師潰待罪乞賜竄責伏蒙聖慈特降親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慚伏念臣自膺委使義不顧身雖殫夙夜之勤曾靡涓埃之補將士失律責在帥司節制不明誰執其咎伏望出自睿斷特正典刑别委能臣不誤國事臣無任皇懼戰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筆

卿忠勇任事實副朕望裨將少退乃軍中常事所乞

不允仍止求章已令王闕齋詔前去今再批付卿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劉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臣體訪得上件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見今重傷在軍前將理臣已劄下令具供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疋兩訖欲乞且留軍前使喚候事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御筆

除王忠孝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資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并支者銀絹令當彥質面前支訖奏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處分進兵次第誠如聖訓臣已遵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解潛遇敵力戰師潰汾遼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今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竭賈瓊之兵在壽

陽縣界皆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令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據南北關解潜范世雄之軍迤邐前進臣已劄下劉鎔折可求等令各督責諸將攢那進兵遇敵重者深溝堅壁以相持遇敵輕者整陣設伏以邀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如互相顧望首鼠不進當坐逗撓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

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范世雄解潜疾速前去

與諸路同進解圍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潛南北闗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為力戰其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其累次潰散之人亦密諭折彥質解潛范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庶幾軍兵知所畏憚漸就軍律惟軍政不脩之久一旦號令欲

其赴敵視死如歸誠為難事惟當以漸革之久當自改
合具奏知

御筆

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厚報
衲襖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内臣俟别有
物即令押出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司

奏知劉錡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臣據劉錡申欲令王淵與劉頍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

進及遣楊志賈瓊等出奇擣虚與土豪秦中實等乘夜
會合直趨太原臣已行下韐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
知
御筆
不可令孤軍深入決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再令
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先次令兩項整齊
人馬王淵若孤軍又敗愈難下手
乞降衲襖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路人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般赴河東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筆

見行催督已有發去者

梁谿集卷五十四

梁谿集卷五十五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十七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四御筆批答附

親筆宣諭三首 卷尾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繳進詹度奏差人兵劄子

乞留解潛折彦質劄子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奏乞降奬諭下張換狀

奏劾張灝兵退卻及待罪劄子

奏知侯种師道到交割劄子

乞差王元充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聖訓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絶無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昨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氣決不振臣欲乞差王元充都統制替折可求曲褢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可求令還任照管麟府路邊面張思正冀景如未正軍法並重行貶竄庶幾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

累經潰散及今次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
體究一面斬決去訖曲裏見以罪繫京兆府臣曾見曲
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取外所有王元乞降旨令起發
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曲裏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筆
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鋭替折可求知恐帶了
本路兵馬張思正冀景何用鄉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卯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散動兩陣人馬極力捍敵逾兩時方退恐敵再來奔衝那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見收集外見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彥質備録到折可求狀見於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别無倚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便令前進臣已

作奉聖旨特與放罪令於汾州城外整齪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鋭人兵時復深入牽制賊勢如何以前進即迤邐攢那進發去訖謹具奏知

御筆

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鋭輟與鄜使此人可用令專節制一路人馬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潜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劉子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除留

下病患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見催解潜整齪軍馬候世雄到會合進兵謹具奏知

御筆

解潜不中使可專委世雄敗軍之將惑衆聽亦恐妨妬立功之人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

仰副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旣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

臣見體究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龔景皆

累經潰散當正軍法以爲懲戒其捉到軍前逃避士卒

各依法施行庶幾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筆

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已付

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
所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
敢辭避初為留守繼為親征行營使又為都大提舉京
城四壁守禦使今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俾
夜作晝無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鬢髮
晝白深恐心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伏望天慈矜
憐照察選老成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
歸田里終始保全使臣不至顛隮仰累陛下眷奬之意

不勝幸甚于冒天威無任皇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筆

令封還所奏今後不可如此方頼卿鎮撫決難施行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凡六日解潛於南北關遇敵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敵之重兵皆在南北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解之理出師六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兵亦只在

壽陽顧望不進至聞兩路師却即便退回殊失應援節制之意今又自務保全不復圖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乞賜聖察

御筆

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未寧想勞神慮更宜堅慤期於解圍迺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臣

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韐聞南北關汾州師却即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潛折可求之師臣每約束只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敵而潰此葢將佐不材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臣即初不如此伏乞聖察

御筆

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委在

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恐强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到方可指揮臣已差王忠孝前去充副都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襄更俟體究及曲襄到此詢以方略今日將

佐極難得人素不曾拊馴只是聞聲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忠董騎黑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慈令發赴本司差往軍前取進止

御筆

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

奏乞差有風力人知濬州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為患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人殘破脩葺城壁製造樓櫓開撅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乃不候受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筆

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臣伏奉宸翰收王以寧奏極可採令臣使之出竒撓敵焚其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禀行下契勘以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者安肯為朝廷用冒矢石而立功名哉更望聖慈保全必能自效臣已令以寧與范世雄㑹合措置解圍必先誘敵使我軍得一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筆

甚好當力為保全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鬬敵捉獲金人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内王以寧仍除直祕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齎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金人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刼迯官軍前來抗拒鬬敵致被捉獲見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

前去體問如委是包家人即押赴种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賞如係金人即行給降俟體究到事實續具奏聞次

御筆

依奏

乞督劉鞈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令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迎

遵睿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鋭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令星夜蹉程前來供職劉韐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雖已諭韐令部分諸將與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再圖解圍深慮韐得安肅軍報金人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闕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韐進兵仍録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韐諮目同緘進謹具奏知

御筆

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韐者可照會施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韐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灝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齪軍馬訖犒設將士斬兾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人二十餘里死者如麻已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戒諭

更令占穩審度利害進兵及劄下劉錡范世雄解潛等
令疾速乘機會合前進緣錡聞河北探報累得諮目文
字未有進兵之意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
揮施行取進止

御筆

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皆慶更行下諸將切當十
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輕進令劉錡占穩牽制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亢已還闕頗能道敵中次第伏望聖慈持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人使前來使名不遜及河東見屯軍馬恐為窺伺已嘗具奏聞乞速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筆

令於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據詹度晝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

兵五千人外餘處並未曾差到謹具繳進

御筆

已差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令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雖怯懦然兩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頓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本末與西北

將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武臣以為副臣欲且留解潛彦質與世雄同共措置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令替解潛臣已作奉聖旨行訖其新差汾隰州都統制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筆

並依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彦質略令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據范世雄申已整齪軍馬出南北關據險進兵應援

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筆

更令諸將十分占穩不可落賊姦便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人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敵人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筆

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

練使

奏乞降奬諭下張換狀

訪聞安肅君知軍武功大夫張換自到任以來脩整城

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禦敵金人亦稍畏之

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實用心

須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奬諭下張換庶使愈

更勉勵以圖報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御筆

奬諭令付卿

奏劾張灝兵退卻及待罪劄子

臣據張灝申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次日金人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卻已備録奏聞外契勘張灝違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敵姦便及臣不能節制張灝使違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並行黜責

已具奏劾待罪取進止

御筆

不須如此安心職事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种師道到起發赴闕議事臣已知委訖繳候師道到交割職事即時起發前去聽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筆

十日收此奏知軍中無事可喜可喜金人河北大段猖獗卿可候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巡歴河北一帶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敵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裴廙至知卿在軍中悉意措置至忘寢食鬚髮皆白體國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委寄始終不移之意卿每奏請兵一一應副凡事但奏來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迺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近聞班直四人逃走往范瓊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人日得捷奏如病獲痊皆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宜關報劉錡等同共破敵且須十分占便宜不可少落姦便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聞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梁谿集卷五十五

梁谿集卷五十六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十八

賀皇帝登寶位表　上皇帝封事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某言伏覩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多難之際真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蠻貊永有奉事照臨所暨呼舞惟均中賀臣聞天生烝民必

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戚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聖相傳功隆德洽丕冒海寓滲漉羣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稱兵再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彗孛欃槍以傲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已以講和以宗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兇狂陵虐天邑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

二聖鑾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咸從寇攘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況臣世荷榮寵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興真人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謳歌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閽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都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於久虛萬機不至於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為恭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為國屏藩世當平康韡棠棣之華萼時適艱棘赴鶺原

之急難感德素結於人心孝友聳聞於羣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召命祗造闕廷率義旅以齊驅麋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於清光以粗陳於愚悃孤忠儻效矢死為期臣無任

上皇帝封事　被領開封府事之命總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某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

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彼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强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决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羌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

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驕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

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鋭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阿造為釁端以冦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

之金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説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宫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敗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

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掠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寇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

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

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
聖沈於北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
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
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
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金而去其軍中去
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
天地神示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
姿夂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

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

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害

菑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厲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掃大憝漢以再

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冦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横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耶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芘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虚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虚發必有感



名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

家實為燋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敵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名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趍元帥行府以造闕庭

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徹骨絶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

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胷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

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梁谿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五十七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十九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節制湖南人兵赴行在奏狀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謝賜茶藥表

辭免御筵奏狀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

鎮服姦猾乃稱兹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瘝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祗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冀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祈懇之至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某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濵於死所宥

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蜮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縁蒼蠅變白而為黒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

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寤寐懷君恐墮危懾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剌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

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㸔畏景於隆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於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强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臣無任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楊州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閒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久凡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况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

前進行次池州伏覩元帥府檄書方審都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平州伏覩赦書陛下嗣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

臣量帶防護當直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旨俟臣
到日許令先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

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首
領周德等昨於四月一日反叛脅逼徒衆拘囚安撫使
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官通判已下官員數十人士
民死者甚衆刼掠官私財物為之一空據城守拒東南

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洶懼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揀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云云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即與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臣已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於

泗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州軍離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府津遣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庶幾別無他虞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瞀京邑之劇冒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修政攘戎之

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揣非宜誠難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踏地而靡容 中謝 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傅說之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檝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為之羽翼元帝興於江表王導為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乂況於撥亂反正大有為之主豈無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淪世屬強

鄰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
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
膺圖履籍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
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
二帝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
步艱難之際實非瑣質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
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疏自笑落
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毀之

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幸於賜環遷雲龍之廷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齡豈謂皇帝陛下黙而識之於衆言殽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羣陰閉塞之日考慎其相濫及非才顧蚉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迪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

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臣無任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已奉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太過涉道弗優徒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躐衆俊以驅馳忌嫉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踰年豈期夷狄之憑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怛泣血痛心恭承睿主飛龍於宋都適當微臣賜環於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敷陳

苦心獻納至計然後乞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没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圖任獨先俾其效力於艱難之時欲使收功於桑榆之日上荷恩德固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志氣凋落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儻不量力而度能必致瘝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收還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特降睿旨俟臣朝見上殿訖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祗覲清光方幸日繼之密邇亟頒温詔爰瞻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之厚不知感涕之零中謝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陛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玆川塗之阻修恨無羽翼以奮厲以日為歲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特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勩之故賜以

滌煩蠲痾之珍顧臣何人乃復得此退惟鄙陋誠難副
痞痳之求仰奉諮詢或能致藥石之報臣無任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
國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内黄潛善押筵仰
戴天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頒
異數豈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
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梁谿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五十八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

十議上　初至行在未受命以十議邀説

議國是　　議巡幸

議赦令　　議僭逆

議偽命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徳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頼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

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金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宫親王六宫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

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敉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北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

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

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北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子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子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

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于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

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

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强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强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

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宫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

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

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廵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摇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

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
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
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
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
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
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
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
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

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廵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

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

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絶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

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
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
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
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
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
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
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
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

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别是非行嚴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寛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

置編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

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

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

天下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

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

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請

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敵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詇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北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

冐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突騎猖蹶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

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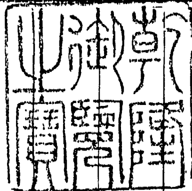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

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
𢌿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
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
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
表或為之定册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恠夫節義者
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略昔李唐有安
禄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
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

令申以有中興之功今宜倣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

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

義之教天下幸甚



梁谿集卷五十八